

第一回 廉老兒念風雪冷濟饑人 葛神仙乘天災巧指吉地

詩曰：

富貴功名命所遭，命遭絕不爽分毫。
王侯縱貴時能遇，飲啄雖微數莫逃。
石季不謀偏獲利，劉蕡苦讀也徒勞。
試思造物憑何計，惟有施仁積善高。

話說前朝，湖廣孝感縣城外鴻漸村地方，有一鄉民，姓廉名野，表號小村。其妻潘氏，早生一子，取名潔兒。夫妻三口，是磨豆腐為生，又兼賣些冷酒過日。這廉小村為人忠誠樸實，雖是一個窮漢，卻專喜行些善事。見人饑餓，便肯留他來家來吃飯；見人寒冷，便肯將舊衣服與他穿著。故此遠近之人，皆稱他為廉善人。

我且問你：「他一個做小生意之人，只好日趁日活，如何得能有餘，行此善事？」誰知行善只論心不論人。這廉小村本心生來側隱，每日做了生意，到晚來結帳，將一日所賺的銀錢，扣定了一日食用盤纏，餘下的他便盡著為施捨濟人之用。正所謂「存心無大小，積德不嫌多。」又喜得妻子潘氏，也一心一意幫助丈夫，連她績麻拈苧的銀錢，俱湊著與廉小村作善事濟人。如此行善，已非一日。

忽一年深冬時候，一日彤雲密布，朔風透體，早霏霏揚揚降下一場大雪。怎見得？但見：柳絮漫漫，梨花片片。四下裡朔風緊，亂煽鵝毛；半空中陰氣濃，碎裁鶴翅。投林鳥東西飛，沒處尋巢；行道人南北走，從何覓路？縷縷銀絲，銀絲結就玉樓台；紛紛玉屑，玉屑妝成銀世界。團成陣，壓損溪梅不放花；結作冰，凍癡簷雀無聲叫。果然是：

日月無光冷氣侵，埋藏青綠蓋紅塵。已掩大地冬收盡，不信乾坤還有春。

這一場大雪，只下得連宵達旦，將廉小村磨豆腐的水缸都凍成一塊。此時路絕人稀，哪個還想做什麼生意。廉小村夫妻、母子坐在門前，只將些櫓檣柴煨做地爐烘火。

正燃烘著，忽見一個人。破衣破帽，像花子一般，赤著雙腳，在雪中走過。廉小村看見心中甚是不忍，連忙招手道：「走路的老兄，這樣大雪，你在雪中行走，可不凍壞了。且請到我家歇息歇息，吃碗熱茶，等雪緩些再走何如？」那人聽見便回過頭來，笑嘻嘻說道：「原來你老人家倒有些善心，可敬，可敬，只得要領情了。」因走上階頭。

廉小村見他肯來，不勝歡喜。因在爐中斟一杯熱茶與他吃，道：「我看你身上單薄，可到裡面來，火上烘烘，也得些暖氣。」那人道：「我是個窮人，又是個外人，怎好進來烘火。今感你好意，我只在此階簷站立，等雪略住些就去，也就夠了。」廉小村道：「人身俱是一樣，有什窮富，何分生疏。況且這等大雪，哪個頂著鍋灶走，你到哪裡去覓食。不如暫住我家，粗茶淡飯，住一日。等天好了去也不遲。」便一手將這人扯了進門，到火邊大家同烘。那人不勝歡喜。

過不多時，潘氏就去洗鍋抹灶，收拾飯來。廉小村竟與這人共桌同吃。吃完，到了夜間，就在外面一間，將些稻草與他做鋪，和衣而睡。正是：

堆金積玉有時虛，積德從來不負吾。

吐火葛翁來示引，犁牛早已育麟駒。

你道這窮人是誰？原來是葛仙翁。他見瑞雪飛揚，變幻了道相，來踏這些玉屑瓊瑤，以作道家遊戲，不期遇著廉小村。見他有些善念，久種善根，因動了個救度他的念頭。但以道眼觀之，卻見廉小村夫婦心雖好善，卻非修真了道的骨格，又無超凡入聖的根基。因想道：「看他廣種福田，只好為子孫功名計耳。」又看潔兒，也只平常。因又想道：「他既種善根善緣，固自有在。但遇我一番，又憐寒推食有些善心，何不指他一條富貴榮華之路，以啟後人精進向善之功。」算計定了，方才睡下。

睡便睡下，因見他單牆薄壁，夫婦三人怕寒畏冷。他便在草鋪中暗暗的將口張開，吐放出三昧火氣。頃刻間，滿屋中熱氣騰騰的起來。廉小村三人一覺醒來，覺得暖氣蒸人，微微汗出。廉小村因對媽媽說道：「我們蓋了棉被，又蓋上衣服，故此暖熱，那人和衣睡在草鋪上，不知怎麼樣冷哩。」媽媽道：「你也想得是，何不將我們蓋的衣服揭了去，與那人蓋蓋也好。我們有棉被，料想也不冷了。」廉小村道：「這說得是。」因爬起來穿上棉襖，卷了兩件蓋的衣服，走到外間，要與那人遮蓋。

不期走到外間，只覺外間的熱氣騰騰比房中的更暖，再走近鋪前，早聽見那人鼻息如雷，睡的甚熟，知道他不甚冷，遂不打動他，仍抱了衣服進房，對媽媽說道：「原來天氣變了，外間並不冷。那人睡得濃濃的，我故不去打動他。」媽媽道：「天氣變，明日定然天晴，好做生意。」二人說罷，依舊睡了。

到了天明，葛仙翁恐怕露相，忙斂氣熄火。及廉小村起來，依舊寒氣侵入，還是一天風雪，心下大驚。因忙到外間問那人道：「你昨夜可冷麼？」那人笑道：「冷是冷，我卻不知道。」廉小村又問道：「你可熱麼？」那人又笑道：「熱是熱，我也不知道。」廉小村道：「做個人，怎麼冷熱俱不知？」那人又笑說道：「我們是熬煉就的身軀，總不受陰陽相摩，寒暑剝復，故不知也。」

廉小村聽了不解其意，便去開門看天。早見雪壓天低，四下裡俱變了銀妝成粉鋪就的世界，雪尚不止。廉小村忙將門關上，伺候飯煮熟，同著那人吃了。廉小村遂取了一個小布袋，又取了兩具，因對那人說道：「你在此坐坐，我到前面買了豆子便回。」

說罷，就出門去了。那人見他去遠，因對潔兒說道：「我也要到前村，尋一個人說話，去了就來的。」也竟自去了。

過不多會，廉小村回家將豆子放下，抖去了身上的雪，卻不見了那人。便問媽媽與潔兒道：「那個人哪裡去了？」潔兒道：「爹爹出門，他也出門去了，說是就來的。」廉小村聽了甚是不悅道：「真是妳們婦人孩子家識見淺薄，一個窮人能吃得我家多少，這雪又不是整年下的。況且這般寒冷天氣，這人身上衣服又少，如何放他出門。畢竟是妳娘兒兩個咕嚕了幾句，他住得不安穩，故此冒雪而行了。若是有人收留還好，倘若沒人留他，他又忍氣不肯回來。只怕凍死在荒郊，也是有的。」遂將媽媽並兒子埋怨不了。

潘氏只得說道：「我母子在家，並不曾與他說話。他自己要去，又不曾趕他。他原說就來的，你不要錯怪了人。」廉小村聽了冷笑道：「一個人能鑿貌辯色，他又不是娃子家，難道看不出人的嘴臉。古語說得好，禮貌衰則客去。妳們的嘴臉，也是有三隻眼，也

見了自然坐不住，何必要趕。妳只看他如今可來了。」過了一會，又說道：「惻隱之心，人皆有之。妳也不想想，妳若在雪中行走，冷也不冷？只怕你如今烘著火，還叫冷哩。」媽媽被老兒瑣碎了一番，只得忍氣吞聲，不敢言語。正是：

真人絕不與人知，去去來來任所之。

若有一誠能感動，便教去了有來時。

到了次日，雪霽天晴。廉小村依舊做生意過日。不知不覺已過了殘年。到了正月初三，廉小村同著媽媽、潔兒正在堂中吃飯，忽聽得門前有人叫道：「老善人在家嗎？」潔兒連忙走出去一看，卻就是去年不見的那個人。便滿心歡喜，意似拾了一件寶貝的一般，連忙回身叫將進來道：「爹爹你舊年怪我不留的那個人，今日喜得又回來了。如今在外面叫哩。」廉小村同媽媽聽了，連忙放下碗箸，慌忙出來見他。

那人見了，將手一拱，笑嘻嘻的說道：「老爹、奶奶，新年納福，不作揖了。」廉小村道：「你舊年為何不別而行？倒叫我記念不了。」潘氏也說道：「只因你去後，我被這老兒日日埋怨，說我不留你打發你走的。」那人笑道：「老爹不要錯怪，奶奶也不要著惱。當日我去時原打帳就來，不期有事耽擱，直至今日方來見你。」廉小村喜之不勝，就留他吃飯。那人也不推辭，竟坐下就吃。

吃完忽抬頭見後屋點著香燭，因問道：「裡面是供養著什麼菩薩？」廉小村道：「不是菩薩，是先母的靈柩。因是新年節下，方才拜過，香燭還不曾點完。」那人道：「我看你年將五十，為何不使先人安葬，尚然露柩停棺。況且入土為安，為子的焉可不念？」廉小村道：「非是不念。只因家貧無力，一時又尋不著塊地土，故至今尚不能如願。」那人道：「你既要葬，我倒有塊好地，指與你葬了母親吧。」廉小村忙問道：「你的地在哪裡？要價多少？容我慢慢設法。」那人笑道：「我一個窮人。如何得有寸土。這塊地乃是一個鄉宦人家的。」廉小村笑道：「你來耍我了。我一個做小生意的人，如何有這力量，要得大人家的地土做墳？只好做夢罷了。」那人笑道：「我不要你。這塊地雖然他家不肯賣，卻有一段機緣，包管你唾手而得，只當承你與我相處一場，作個謝禮。」

因說道：「這地在雲夢縣葛藤山中，寅山辛向。我曾訪過這塊地，是你東村毛推官家的。他家不出十日之內就有禍事。你到那時備幾個盒兒送他，後來你討他這塊地，他自然肯送的。你得了地，那時我自來指點你葬就是了。」廉小村聽了，口中雖然答應道：「多承你好情。」心內好生不然，還打算再細細問他，那人說完早立起身來要走。廉小村再三留他過夜，那人不肯，竟自徜徉而去。

潘氏因對廉小村說道：「這人今日為何說這些謊話？現今毛鄉官家好端端的，怎知他家有事？就是此事，我們一個小人家，也不好送盒與他。況他又不是什麼神仙，如何曉得。只好當做笑話罷了。」廉小村道：「他方才說毛家十日內有禍，且過十數日，看他應驗不應驗。」於是大家不題。遂不知不覺已過八日，又是十三上燈時節，家家點燈，慶賀元宵。

卻說這毛推官，名羽，字用吉。少年及第，曾做過福建延平府推官。因他有些愛錢任性，又被仇口生鬻，當道參劾了歸家。他雖然歸家，而家中的山場田地倉庫連廠卻有無數。只恨年近五十，房中姬妾雖多，並無生育，只得奶奶白氏生了一個女兒，尚未週歲。只因這日是上燈之夜，與奶奶及姬妾們飲酒，叫人競放花炮，不期一個火星爆在梁門之內，人俱不知，既而酒完，各人安寢。到了三更時分，那火星在梁門中發作起來。一場大火，端的非凡。只見：

烈焰為災，一霎時照得滿天雪亮；祝融作禍，頃刻間燒得遍地通紅。乍見了，還疑是火樹上放出銀花；再看時，早已知星橋邊焚熔鐵鎖。驚欲死，鼇山上降來赤帝；嚇殺人，花燈裡滾出火龍。最怕是金蛇萬道上下飛，可畏是烈電千層前後閃。忽然的烽火五更，端不減咸陽三月。

霎時間風添火勢，火乘風威，一家人俱在夢中驚醒，爬起來手忙腳亂，都來救護。爭奈風大火烈，救了這邊那邊又著，竟沒一頭處。又是半夜三更，雖有附近居鄰曉得是毛家失火，又因毛羽往日為人睦鄰里，故此只有人來看火，並不用力救火。雖有些家人，又只顧收拾自己房中的物件，一任他逐處延燒。毛羽沒法，只得保著家眷，躲避在三間小破房中，婦女哭哭啼啼。燒到天明，許多廳屋樓房，竟成了一塊白地。這夜大火遠近皆驚，家家俱起來觀望。廉小村夫婦也驚醒了起來，只見滿天通紅，不勝驚駭，連忙問人，俱說「是毛推官家失火，房屋盡皆燒完，這是天報他也。」廉小村聽了甚是驚訝，因對媽媽說道：「那人之言絲毫不爽。就不是神仙，也有些意思。明早只得要依他了。」

到了天明，廉小村果然買了四樣吃食，自己挑著，望火場上走來。此時煙火尚未盡熄，只存得西邊幾間小房。

廉小村曉得做官的住在裡面，逐一逕挑入，將盒盤歇下。

毛羽正在那裡勸解奶奶。廉小村忽叫一聲道：「老爺、奶奶昨夜受驚。」毛羽看見，認得是賣豆腐的老兒，因問道：「你來做什麼？」廉小村道：「小人忝在鄰居，久蒙老爺護庇，今見老爺回祿，心甚不忍，聊獻野人之芹，以展寸念。望老爺奶奶飭收。」毛羽聽了，暗想道：「我今早在火場上走著，這些小人俱說這或是天報我家。不但不來歎息，反生歡喜之心，使我好生不快。就是我往日這些親族中，這時候也不見著人來問一聲。這個老兒，往常又無恩惠到他，倒有個憐我之意。不意塵埃中原有好人。」遂不勝感激道：「我遭此一變，向來受我恩惠者頗多，今見我至此，遂不相顧。你卻與我素不相識，從無好處到你。你為何倒有些好心，肯來看我？真不啻漂母一飯。我不好卻你的好意，且領你高情，日後再謝吧。」廉小村見他肯收，便千歡萬喜道：「老爺說這話，小人怎敢當也。」毛羽遂著人收進。眾姬妾丫鬟僕婦亂了一夜，腹中正然饑餒。忽見有人送進飲食來，便一齊來收，各人分吃。打發了這老兒去後，毛羽問明，方知是前村磨豆腐廉老兒送來的。奶奶也甚感他。正是：

交人若在患時交，些小慇懃念不消。

何事世人偏不悟，專從熟處去呵泡。

原來毛推官房屋器用雖被燒燬，喜得官資黃白之物，卻埋藏地下，未曾打動。只得取出來，連夜鳩工蓋造，不兩月成功，依舊蓋得畫棟雕樑，亭台樓閣，比前更覺華麗。

毛羽既經了這番火災，親耳中聽見這些人笑他罵他，也就漸漸回心改過從善，結好鄰里。有幾個親戚朋友，最稱相好，自被回祿之後，竟疏疏冷冷，不來探問。今見他重新興頭，方才買禮物來親熱。毛羽撇不過情面，只得治酒留飲，心下待要輕薄他幾句，又恐怕傷了厚道。欲要一味包容，又恐他不知慚愧。因想個主意，等酒席備完了，隨叫人去請賣豆腐的廉老爹來。廉小村見請，慌忙走來問道：「不知毛老爺有何事呼喚？」毛羽道：「向日遭火，承你送盒高情，甚是感激。今又蒙諸親下顧，故薄治一杯，請你來同坐坐，以表寸心。」廉小村聽了驚遜道：「小老兒一介小人，怎敢與老爺相公同飲。」毛羽道：「我敬你是個不趨炎棄冷的高人，所以請你，你不消謙得。」況鄉黨敘齒，竟叫他坐了首席。廉小村推辭不得，只得將椅子扯偏些坐了。眾親友看見，殊覺沒趣，卻無法奈何，也只得坐下同飲。

大家飲了半晌，毛羽先問些外邊的閒話，然後問及廉老兒家事，因說道：「你做此生意殊覺辛苦，倘有用力的所在，不妨與我商量。」廉小村連忙說道：「小人自幼經營此業，幸喜食少用疏，遣過歲月，倒也相安。只有一事在心，日夜不安。」毛羽忙問道：「你有何事？可對我說。」廉小村道：「只因家貧，無力葬母，近日尋了幾塊地，又因價高，故此憂愁。」毛羽道：「這有甚難處之事。我家山場田地各處俱有，你若要地，揀中意的送你一塊何如？」廉小村聽了，不勝大喜道：「若得老爺天恩，賜得寸地，存沒沾恩矣。」毛羽道：「你去看，中意了，來對我說。」廉小村吃完酒，別了來家，心中甚是快活。因對媽媽說道：「果不出那人所言。我明日去見，只得要他這塊地了。」

過了數日，廉小村遂來見毛羽說道：「前蒙老爺吩咐。小人已看了葛藤山中一塊小地，是寅山辛向，四址俱開明白。只不知老爺心下如何？」毛羽道：「這塊地，我已叫人看過，俱說不佳。你為何揀了？」廉小村道：「老爺是科甲流芳，墳山必要來龍雄壯，氣象軒昂，方得合局。今小人只不過使先母入土為安，又焉論地脈。」毛羽點頭說道：「即是如此，你去安葬罷了。」廉小村道：「為母求地，必求老爺示價，方得有據，後來便於子孫奉祀，免人議論。」毛羽聽了躊躇道：「你這話倒也不差。我今日與你一個憑據。」遂走到書房中寫了一張賣山文券，付與廉小村道：「你執此為據，不須疑慮了。」廉小村見他慷慨寫紙，連忙雙手接了，就在地下磕頭道：「蒙老爺施恩，慨贈墳山，不獨生人感德，先人亦感恩於地下矣。」毛羽連忙扶起道：「些小之事，何消如此。」又坐了半晌，方才謝別而歸。正是：

深山未必沒奇阡，有福之人方穩眠。

若不行仁並積德，空教好穴臥啼猿。

廉小村得了這張文契，如得了異寶，禮貌回家。只因這一番，有分教：

久矣蕭條陋巷，突然甲地連雲。

不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[返回 >>](#) [麟兒報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